女儿被挂缆车冻到失温，老公开直升机陪白月光看樱花

女儿去登山，坐缆车下来的时候，意外停在空中，又高又冷。

景区抢修需要时间。

让我联系开直升机的老公前来救援，我却拒绝了。

前一世，我苦苦哀求老公回来救出女儿。

白月光却因独自赏花，花粉过敏去世。

老公表面装作无所谓。

来年带我和女儿飞到樱花园上空，一脚踢出去。

“盼盼看不到的风景，你们也不配看！”

睁开眼，我回到了女儿挂在高空缆车的这天。

这一次，白月光一日看遍满园花，他却疯了

第一章

“乘客已经被困缆车1个小时了，山上的温度本来就低，又下起了雪，再得不得救援，会有冻死的风险！”

景区负责人张天和指着缆车监控，急着原地打转。

画面里，十几个人困在冰冷的车厢，抱着双臂瑟瑟发抖。

而女儿刘心语也蜷缩在角落，拼命往手上哈热气。

熟悉的画面让我意识到，我重生了。

手机里传来刘家岩不耐烦的声音。

“何嘉欣，你是不是有病？不知道我今天很忙吗？”

“我答应了盼盼要带她去看樱花，识相点，别来烦我！”

无奈的关上手机，我正要开口，工程师进来跟张天和报告：“已经加紧抢修了，但这种天气，至少还要2个小时，索道才能恢复工作。”

张天和转头看着我，“不行，不能再等了。”

“何太太，你老公有直升机公司，又是飞行员，快求他赶紧过来救人啊！”

我拿着手机苦笑。

看到女儿挂在高空快要冻到失温时，我就拨通了他的电话。

可他完全不信。

“何嘉欣，你骗人也用点脑子，一个那么大的景区，怎么可能连几个人都救不下来？”

“我看你就是嫉妒我要开直升机带盼盼去看樱花。”

“我早就告诉你了，盼盼一直想去看樱花，可是对花粉过敏，我才会用直升机完成她的心愿，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我好气又好笑。

女儿大学毕业想和爸爸一起登云顶山的心愿他没时间完成，却有空去陪其他女人。

就连能救女儿命的直升机也被开走，只为博白月光一笑。

缆车的监控视频里，所有人都对着摄像头拼命呼救。

女儿也站起来，努力的凑到镜头前面招手。

她要是知道身为飞行员的爸爸根本不看她的求救，该有多伤心啊。

张天和见我脸色苍白，一时没有反应，把我手里的电话拿过去。

找到刘家岩的号码后拨了过去

“刘总，我是云顶山景区的负责人张天和，你女儿还有十几个人下山坐缆车出了意外。”

“山上温度低又下雪，撑不到完成抢修工作。”

“情况危急，你赶紧开一架直升机过来协助救援吧！”

几秒钟的沉默后，电话那头传来娇媚的女声。

“家岩哥，嫂子不想你陪我看樱花，连演员都准备好了”

“算了，直升机我不坐了，虽然闻不得花粉，但是多戴几层口罩，应该不至于过敏死了吧。”

张天和无语的脸皱成一团。

刘家岩立马心疼道：“你放心，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

转头对着手机骂道：“何嘉欣，你再怎么演戏也没用，盼盼离不开我！”

“耽误了我们看樱花，我要你好看”

我抢过手机失声喊道：“挂在上面的可是你女儿啊！”

刘家岩语气越发不耐烦，“她不是要和我一起去爬云顶山吗？怎么可能现在出现在缆车上？”

“你真是为了争宠连孩子都用上了！”

许盼盼在一旁娇笑：“家岩哥，既然你女儿没事，我们快点上直升机吧，晚了樱花就不好看了。”

“都听你的。”

“公主大人请上机。”

俩人旁若无人，一阵嘻嘻哈哈。

转头恶狠狠挂断电话：

“我们要登机了，你最好安分点，不然别怪我回去揍你！”

第二章

看着挂断的电话，张天和一脸复杂的看着我。

还没等他说话，盯监控的工作人员大喊：“不好，缆车的窗户破了！”

我赶紧过去。

本就摇摇欲坠的车厢，在风雪中晃动的更厉害了。

呼呼的大风刮进车里，吓得窗边的几个人赶紧挪到中间。

所有人的脸上瞬间蒙上了一层白雪。

我的心像被人提了起来。

张天和的脸色也变了，喃喃道：“缆车前段时间刚检修过，今天怎么会出这么多问题？”

“这车窗可是三层加厚，不应该这么容易就破了呀！”

女儿孱弱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

几乎没有颜色的嘴唇在摄像头前张了张。

我眼泪掉了下来，她分明是在说：“妈妈，我冷！”

我心如刀割，冲过去对着连接监控器的麦克风喊：“女儿，你别乱动，保存体温，我们正在想办法救你下来！”

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我问张天和有没有其他办法。

他无奈的摇头，“我们早就联系了市里全部有直升机的公司，都说今天有一个富豪把所有直升机租用了，要给他最心爱的女人用来表白。”

“不然我也不会让你求你老公过来。”

我心里无比苦涩，这个要表白的男人，就是刘家岩啊。

和我一起等在山下的家属闻言瞬间炸了。

“叫他们让一架直升机过来！”

“十几条人命还没有他的表白重要吗？”

更有人情绪激动的抓住我，“你老公不是会开直升机吗？赶紧开过来把人送下山啊！”

我哽咽道：“我也想，可是他......”

张天和气得捶了墙壁一拳，“这个刘家岩，还说是什么慈善企业家，到了需要他救人的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到！”

眼看缆车里的雪越积越厚。

我想了想，果断拨通了当地机场的电话。

我是空姐出身，知道除了私人公司，机场也有用直升机应急救援的业务。

而且机场离景区不远，一切都还来得及。

可我没有等到直升机过来，反而接到熟人的电话。

“嫂子，我是小顾啊，你和家岩哥是不是吵架了？”

我心里顿感不妙，皱眉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刚才下面的人向我报告，接到你请求直升机救援的电话。”

“你也在机场上过班，知道无故占用公共应急资源是犯罪吧？你和家岩哥闹矛盾，也不能撒这种慌啊。”

“家岩哥就是把盼盼当妹妹，你这样到处找事，太不体面了。”

我听了，攥紧了拳头。

“你什么意思？刘家岩告诉你，我女儿困在缆车上是假的？”

电话那头一时没有声音，我不禁急道：“顾明，我不可能拿我女儿的命开玩笑。”

“你马上派直升机过来，不然耽误了我女儿的救援时机，你这个位子也别坐了！”

顾明不屑的哼了一声：“你说了可不算。”

“家里老公都拴不住，还想管到我头上？”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家岩哥怎么娶了这么个蠢货。”

不等我再说什么。

耳边只留下一段忙音。

第三章

我不死心，疯狂的翻着手机里的通讯录。

直升机公司是当年我和刘家岩一起创立的。

有孩子后，我回家做了全职太太。

但并不是全部扑在生活琐事上，而是经常帮他维护客户和同行的关系。

对业内公司的业务模式也很清楚。

像租用市内所有直升机这种大型活动，肯定都会有备用机。

有机器临时出现事故，就能替换上场。

“陈哥，你们今天活动有没上场的机子吗？借我一架吧！”

陈峰是刘家岩的竞争对手。

可听了我的话，二话不说就同意了。

“姐，虽然我看不惯刘家岩那孙子，可孩子是无辜的，我不能见死不救，我这就派人把直升机开过去救她！”

我千恩万谢的挂了电话。

重重的松了一口气后，对女儿喊道：“心语，你一定坚持住，马上有人来救你下来了！”

女儿苍白的嘴唇哆嗦着，“是爸爸吗，我就知道他会开着直升机来救我的。”

我心里又苦又涩，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安慰他，“不是他，他走不开，派了其他人过来。”

我和张天和望眼欲穿。

可等到缆车里雪积了厚厚一层，还是没有看到直升机的身影。

正等不及的时候，陈峰打了视频过来。

我迫不及待问道：“陈哥，出了什么事吗？怎么直升机还不来？”

他的脸扭曲着，“姐，刘家岩那个混蛋把我的机器和飞行员扣下了！”

话刚说完，他整个人飞了出去。

下一秒，顾年丰出现在屏幕前。

“何嘉欣，你这个贱人！居然背着我和我的死对头勾勾搭搭！”

陈峰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下嘴角的血，“刘家岩，你别胡说八道，我是看在小孩的份上才出手救人。”

“人命关天，我不和你计较，你快去救人！”

刘家岩转身又踢了他一脚，“我的女儿，轮得到你救吗？”

“你这么火急火燎的，别是何嘉欣那个贱人给过你什么好处吧？”

陈峰彻底起不来了。

他躺在地上看着刘家岩，眼里尽是嘲讽，“何姐嫁给你这种人真是瞎了眼。”

“心语有你这种爸爸也是倒了八辈子霉。”

刘家岩怒气冲冲抓住他的衣领，“这么心疼她们，还说跟她们没关系？”

看着女儿的唇色越来越白，我连忙喝道：“刘家岩，你真的要拖死女儿吗？”

我把镜头对准监控视频，画面里女儿已经站不起来，坐在地上嘴唇无力的开合：“爸爸......救我。”

第四章

刘家岩看了一眼女儿，眼底依旧是一片冷漠。

“心语，你妈不着调就算了，你都长大了，怎么还陪着她胡闹？”

监控里，女儿突然挣扎了几下，要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

刘家岩切了一声，“果然是演戏，如果真的被挂在高空缆车上，怎么可能会热的脱衣服？”

张天和的脸色突变：“不好，这是在低温环境下待太久，失温了。”

“她的意识已经混乱，产生“燥热”的错觉，如果把衣服脱了，加速体温流失，会死的更快！”

我心胆俱烈，对着麦克风竭力喊道：“心语，把衣服穿好！再坚持一下，马上有人来救你了！”

我说着跪倒在手机镜头面前，“刘家岩，这可是你说要疼爱一辈子的女儿啊！”

“樱花什么时候都能看，你先把女儿救出来，我求你了！”

刘家岩犹豫了一下，下一秒，许盼盼出现在镜头前。

她拉着刘家岩手臂撒娇道：“家岩，快登机呀，我都等不及了。”

“这片樱花园为了我们，特意谢绝游客一天，我们要抓紧时间好好看，不然后面到处都是人，我才不乐意来。”

刘家岩脸上的犹豫一扫而光。

他摸了摸许盼盼的头，宠溺笑道：“知道了，今天一定让你看尽兴。”

他撇了一眼女儿，皱眉道：“大春天的，哪有那么容易冻死人。”

“管你们是不是演戏，等我们看完樱花再说。”

他又瞪了我一眼，“接下来几个小时我都在直升机上，但我警告你，要是敢趁机勾搭别的男人，我下来打断你的腿。”

“水性杨花，我怎么会跟你这种贱人结婚。”

看着刘家岩和许盼盼手拉手走上直升机。

我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

当年刘家岩是民航飞行员，我是空姐。

结婚时，他担心我的职业容易招惹男人。

便让我辞职回家相夫教子。

可结婚后，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他回家的次数却屈指可数。

我这才知道，他有一个白月光。

只是白月光还没玩够，不想结婚，他才找上我。

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陪白月光上面。

白月光想去潜水，怕水的他专门学游泳陪她，却没有时间陪我和女儿逛一次街。

白月光心情不好，一个电话他就开着直升机带她去散心，却没有带我们旅游过一次。

可怜的女儿，大学毕业愿望是爸爸陪她登一次山，也因为白月光想看樱花实现不了。

女儿坐在缆车里，身上的衣服散开着。

脸上带着诡异的潮红，就像是在微笑。

“妈妈，我看到爸爸了......他开着直升机来接我了。”

“我，我终于坐上爸爸的飞机了。”

她伸出手，像在迎接着什么。

下一秒，手无力的落下，身子一软倒在车厢底上。

“心语，心语你醒醒！”

我对着麦克风疯了般喊道。

可任我如何呼唤，心语还是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而远处的天空上。

一队直升机排成造型呼啸而过。

留下的烟雾在空气中形成了一朵硕大的樱花。

还有几个字的首字母。

“盼盼，我爱你。”

第五章

盛大而浪漫的告白仪式，让刘家岩的直播间瞬间沸腾了。

“天呐，如果有男人能这样跟我告白，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了。”

“真的，什么公主才能配上这样的告白呀。”

许盼盼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开心的在刘家岩脸上亲了一楼。

刘家岩激动不已，他爱了二十几年的白月光，终于被他的诚意打动了。

他开着直升机，兴奋的在樱花园上空盘旋。

丝毫没有注意到直播弹幕中有一条：“听说云顶山上有人困在缆车里，没有直升机救援人都被冻死了，不会就因为这个告白吧？”

整整看了三个小时樱花后，刘家岩依依不舍带着许盼盼从直升机上下来。

一落地，就被邀请来见证记录幸福的记者团团围住。

“刘总真是大手笔，这次告白花费不下百万吧？”

“钱还是其次，主要是能让樱花园特意闭关一天，能把全城的直升机都叫来配合演出，刘总的实力可见一斑。”

“许小姐值得，许小姐也是许氏集团的千金，配得上这么隆重的告白！”

刘家岩听得无比开心，搂着许盼盼殷勤道：“没错，只有盼盼这样的女人才配我花心思示爱。”

“当初就是因为想追求她，我才有勇气从航空公司出来，创立自己的事业。”

“她是我的幸运女神，也是我最爱的女人。”

记者眼里飘出粉红泡泡。

“到这个年纪还能保持这么甜蜜的感情，两位是怎么做到的呀？”

“对啊，有什么婚姻保鲜的秘籍吗？”

一听“婚姻”两个字，刘家岩难受的扯了扯飞行服。

许盼盼却不以为意，反而开心道：“婚姻保鲜的秘籍当然有啊，只要不走进婚姻，那就可以永远新鲜不会过期了。”

“我和家岩才不在乎那些名头，只要开心就好。”

刘家岩脸上的表情僵了僵，但面对许盼盼镜头前送上来的热吻，又立刻沉迷下去。

我抱着女儿冻僵了的尸体，看见俩人拥吻在一起后笑了。

原来，一向自诩非常传统的刘家岩。

对婚姻的态度这么开放啊。

在航空公司上班时，我不过是每个月多飞了几趟国际航班。

他就大发雷霆，疑心我和别的男人出去鬼混。

硬逼着我辞去工作。

我也想过和他分手。

可是心语的突然到来，让渴望家庭的我狠不下心来。

如今想想，我的一时软弱，反而害死了她！

一路走过来，我的双腿已经麻木没了知觉。

可我心里硬顶着的一口气支撑着我。

我要让她们接受审核！

我抱着女儿咬牙走了进去。

第六章

在记者的镜头面前。

我把女儿尸体放在地上。

“几个小时前，我女儿登上了云顶山，这是她这段时间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完成了她一直以来的心愿，虽然没有爸爸的陪伴。”

“可是下山的时候，缆车发生意外，被挂在大雪纷飞的千米高空中。”

“景区抢修需要时间，唯一的救援办法是开直升机把她们接下来。”

“可是我们想了所有办法，等了又等，还是没能等来一架直升机。”

“只因为，她爸爸要用所有直升机，向一个女人告白！”

我抱着女儿痛哭，“她才大学毕业，刚找了一份好工作啊，还来不及感受世界就这样被冻死了。”

“临死前还坚信，她爸爸一定会开着直升机来救她！”

我哭的撕心裂肺。

现场有些记者也不忍的掉下眼泪。

“天呐，我刚才还在为告白仪式感动，想不到背后还有这样的故事。”

“现在想想都背后发凉，哪有人不去救女儿，反而在这浪费时间的？”

“如果真是这样，这爸爸真是畜生不如！”

在一片咒骂声中，刘家岩冲了出来。

他看到我怀里的女儿，眼里闪过慌乱。

“心语，你怎么了？别演戏了，起来看看爸爸！”

“何嘉欣，你快叫女儿起来！”

我冷冷的看着他，“拜你所赐，心语再也不会起来了。”

他脸色惨白，唇角颤抖着，疯狂摇头，“怎么会？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你们不是在演戏？是你害死了女儿，你这个杀人凶手！”

陈峰出来朝他吐了一口唾沫，“我呸！何姐几次求你，你无动于衷，现在还好意思怪到她头上。”

“害死了自己女儿不敢认，你还算个男人吗？”

刘家岩踉跄几步倒在地上，抱着头痛哭。

“我没有，我只是没想到她真的会出事。”

“我真的没想到！”

许盼盼扶起他，对我拧着眉头道：“把尸体给我抬走，也不嫌晦气。”

“何嘉欣，你女儿自己福薄撑不到救援，关我们什么事？”

“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是今天告白的女主角，特意把尸体搬过来破坏我的心情。”

我一巴掌甩过去，不解气又狠狠踢了一脚。

“死绿茶，你不跳出来也就罢了，还敢在茶言茶语。”

“这么喜欢当女主角，进监狱当去吧！”

许盼盼爬起来，震惊看着我，“你胡说八道什么？你再不走，小心我先把你送进监狱。”

我冷笑着，“是吗？”

话音刚落，两个警察押着一个景区员工进来。

景区员工看见许盼盼，立马激动起来，指着她大喊：“警察同志，就是她！”

“她叫我在缆车上动手脚的！”

第七章

现场的人瞬间惊呆了。

许盼盼被警察按住的时候，还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要被押上警车，才大声喊道：“放开我，我不认识他，你们抓我干什么？”

刘家岩也赶紧上前拦住警察，“警察同志，是不是搞错了？你们要抓盼盼去哪里呀？”

“没错，抓的就是她。”

“她涉嫌故意杀人，我们要带她回去审讯。”

刘家岩大惊失色，“故意杀人？怎么可能？”

“云顶山景区刚刚发生的缆车事故，经调查，是有人故意事先拧松了螺丝，这才造成脱轨，我们还发现车厢玻璃有人为动过的痕迹，所以在大雪中破裂，导致乘客失温冻死。”

“而凶手已经承认，所有的一切都是受许盼盼指使。”

许盼盼还在挣扎狡辩：“不是我，他冤枉我！”

一个警察拿出手机：“你以为用小号在网上联系凶手，我们就找不到你了吗？”

“你今天看樱花的照片错发在小号上，还敢狡辩！”

许盼盼这才知道害怕，抓着刘家岩的衣服大喊救命。

刘家岩拼命摇头，“我还是不相信，动机呢？”

“盼盼跟景区又没仇，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

我也同样好奇。

一开始我以为许盼盼是针对心语谋划的杀人案。

但一想想，她怎么可能预料到心语登上的是哪辆缆车？

许盼盼理直气壮，“他们景区的索道太难看了，破坏了樱花园完美的背景，我不过是想让他们出点事故，把索道关了。”

“乘客冻死的事情可不怪我，都是刘家岩色迷心窍不去救人，关我什么事啊？”

我心里瞬间怒气上涌。

害死我女儿的，居然是这么可笑的理由！

刘家岩脸色猩红，一把捏起许盼盼的下巴，“你怎么敢的？为了这么个荒唐的理由害死我女儿，还敢推到我身上。”

许盼盼一脚踢开他，“难道不是吗？我三言两语就能让你放下女儿陪我看樱花，你不是色迷心窍是什么？”

“她又不是我女儿，死了也不关我的事，是你自己不去救的。”

刘家岩气得浑身发抖，死命抱着她往樱花园里拖。

警察追上去的时候，许盼盼已经发生过敏反应，休克过去。

最后，警察只能叫救护车把她送走。

然后把刘家岩也押上车。

经过我的时候，他眼眶湿润，“心语，临死前是不是很难受？”

“她临死前很幸福，虽然那幸福是假的。”

“因为她看到了“你”去救她。”

刘家岩跪倒在女儿尸体旁边，嚎啕大哭。

“我该死啊，没有陪她登山，连救她下山也做不到。”

“她还说等她毕业要我教她开直升机，这样她就能在天空自由的翱翔，现在都没机会了。”

“她这么爱我，我辜负了她啊。”

他扇着自己的脸。

我却觉得讽刺。

“你还不知道吧，心语早就学会了开直升机。”

“就像登山一样，所有她希望你能陪她做的事情，最后她都一个人做了。”

“她爱的是“爸爸”，不是你。”

刘家岩呆呆的望着我，眼里所有的光都消失了。

我抱起女儿的尸体，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八章

许盼盼因为过敏休克，缺氧太久住进ICU醒不过来。

许家十分生气，请了全城最有名的律师打官司。

最终刘家岩因为杀人未遂，判刑进了监狱。

进监狱前，我跟刘家岩完成了离婚手续。

他把直升机公司留给了我。

我学会了自己开直升机，并且在公司成立了紧急救援小组。

专门为那些处于困境中有需求的人提供帮助。

我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救援工作中。

只有这样，才能从失去女儿的窒息中喘过气来。

几年后的一天，我收到许家人打过来的救援电话。

“何总，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女儿！”

“要多少钱，只要你开口我们都给！”

我这才知道，这些年，许家一直没有放弃救治许盼盼。

她早已经醒过来，而且完全恢复正常。

为了不因为缆车事故被抓，许盼盼整了容，以许家养女的身份重新出现。

且借着许家的财力，成了名媛，到处抛头露面。

刘家岩在监狱里看到她的新闻，凭着多年相处的细节，一下子就认出她来。

他惊怒之下，想办法越狱逃出来。

偷偷跟踪许盼盼的行踪，找机会绑架了她。

并带到了云顶山的缆车上，指明要我前去救援，才肯放人。

“冉冉，我为女儿报仇了，你会原谅我吗？”

我通过对讲机冷冷道：“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因为有资格原谅你的不是我。”

刘家岩疯狂的笑了，抓着许盼盼，把她推到缆车车窗口。

许盼盼吓得哇哇乱叫，“何冉冉，我求求你，你别刺激他了。”

“你跟家岩说句好话，让他把我放了吧。”

刘家岩扇了她一巴掌，让她闭嘴。

转头眼含热泪，对我道：“你说的对，这个问题，我只能亲自去问问女儿。”

他说完，拉着许盼盼毫不犹豫的从缆车跳下去。

许家父母尖叫一声晕了过去。

我只觉得活该。

几个小时之后，刘家岩和许盼盼的尸体在山下找到。

听警察说，俩人的尸体摔的不成样子。

只有其中一只手，紧紧抓着另一个人的脖子，怎么都分不开。

事后，许家在网上引导舆论，说刘家岩是因为钱绑架了许盼盼。

而我是绑匪的同伙，因为内部不和，造成许盼盼这个人质死亡。

我和我的公司遭受了巨大的网暴。

“这种人还弄什么紧急救援小组？我看是夺命小组吧？”

“就是，谁还敢让他们救援啊，不要命了？”

“给我投诉他们，这种公司就应该倒闭！”

我没有出面澄清，因为很快他们就被公安部门发布的通告打脸。

许盼盼整容逃脱法律制裁的事情被揭发，许家父母因为包庇凶犯被抓。

许家也一夜之间破产。

缆车上十几条人命，终于有了交代。

我的直升机公司恢复了声誉。

救援业务不仅没有受影响，反而因为这件事出了名，发展得越来越快。

我也越发努力的工作。

每次把别人从困难中救援出来。

我彷佛感受到，女儿临死前冰凉的尸体有了一点温度。

我的心，也慢慢温暖起来了。